

107

1999
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出刊

美育月刊
《藝術教育》特輯

Contents

特載：一九九九年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專題論文

Feature : Thesis of 199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Art Education

1 藝術、文化、知識

李長俊

Arts, Culture, Knowledge

Lee, Chang-Jun

6 藝術教育的三C策略

黃壬來

The Three-C Approach for Art Education

Hwang, Ren-Lai

26 廿一世紀美術館與中小學校的合作

劉婉珍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Fine Arts Museum and Elementary-Middle Schools in the 21st Century

Liu, Won-Chen

本刊論述：

The proposition of journal :

32 從歐、美、日主要大學美術類博士班課程比較中探討如何建構國內美術研究所博士班課程(上)

王哲雄、吳長鵬、郭禎祥、林仁傑、薛保瑕、翁德明、陳宣彤

Study of Structuring Fine Arts Doctorate Programme of Local Graduate Schools Based on Comparison of the Doctorate Programmes of Major Universities in Europe, America and Japan. (I)

Wang, Che-Hsiung et al.

45 多元、統整、創新——邁向藝術教育新紀元的藝術教師

簡志雄

Versatility, Integration, Innovation—Arts faculty for a New Era of Arts Education

Jen, Chi-Hsiung

藝術、文化、知識

藝術教育 ARTS

EDUCATION

摘要

本文是作者以一個美術史學者和台灣社會文化觀察者的角度，來探討知識的傳播和真偽的問題。文中對於國內種種藝術、文化、寫作、教學等層面，都有所省思。

首先是有關知識與事物真相的比對。探討人類感官知覺的可靠性，並發出警訊，指出二十世紀末，媒體取代真實，凡事「如假似真」、「以假亂真」，導致一般社會大眾，「以假當真」。

其次敘述當代文化研究，並以實際例子，說明「親身經歷」的重要性，指出它是獲得事物真相的要素。進而呼籲文物史料的堆積應該要有「戒懼謹慎」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否則，錯誤的知識，以訛傳訛，比沒有知識危害更大。

有關外國藝術文化的介紹，則主張首要「正確的理解」，其次則為「篩選」和「批判」的程序。主張不能盲目而膚淺地移植或東施效顰。文中並以實際的美術史翻譯為例，說明正確認知的重要性。

最後以台灣當前社會現狀的反省和警策作為結束，避免國人陷入多元亂象的夢魘。

知識與事物的真相

俗話說「眼見為憑」，好像只有親眼看見，才能確定事物的真相。然而仔細思考，事實卻未必如此。記得有一年夏天到台北「圓山」

動物園參觀，站在馴養河馬的水池旁，注視泡在水裡，靜止不動的河馬背部。突然聽到也在旁邊觀看很久的一對夫婦，下結論說：「假的！」他們的反應，使我感到驚訝，卻同時也覺得好笑。可見我們所看到的不一定是正確的：往往把假的看成真的；或者把真的看成假的。原因是，五官知覺跟個人的「知識」也有密切的關係。佛經說，患「眼翳」的人看見「空華」（天空中有花）；現代醫學也有所謂「飛蚊症」，病人看見蜘蛛絲或蚊子漫天飛，其實都是錯覺。

到了二十世紀末，自古以來哲學家們所關心和討論的「事物的真實性」問題，突然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真實性」似乎已經變得毫不重要，認真來討論它，更加顯得落伍！因為，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平面和電子媒體幾乎完全取代了「事實」。看來，「媒體=真實」似乎已經大勢底定。當然還是有少數人堅決認為，「媒體」甚至是人類所發明的東西當中，最不真實，也最不可信賴的。今日的媒體裡，「如假似真」、「以假亂真」的狀況，十分泛濫，使得是非顛倒成為家常便飯。這種新的科技（或藝術），對知識的普及，固然有其貢獻；然而其危害也幾乎相當，它使世紀末的一般民種常常「以假當真」！難怪現在文藝圈最流行的行話是「虛擬實境」，「虛擬」就是「以假當真」的意思。

除了「合成影像」讓人困惑之外（幾年前的「宋七力事件」，就世紀末「知識混亂」的現象來說，不過是個極小的 case）；種種流行的敘述語言，也常常讓人錯謬。例如，最近不論是平面或電子媒體，

最流行的一個詞就是「雪上加霜」。如果有一處偏遠地區的火災，使救火車無法到達，這樣的情況，也許就被描述為「雪上加霜」！剛來台中，一些「文字閱讀」的經驗，也讓我感到相當困惑。例如台中港路朝馬站附近，一連串販賣「太陽餅」的商家，他們的店號全是「真正太陽堂」、「老牌太陽堂」、「第一家太陽堂」……之類，令人不知所措。身心薄弱的人，可能由於無法分辨孰真孰假，當場崩潰昏倒。然而這就是台灣的「文化」。不過，台灣人的生命力是強韌的，生活在大混亂中，依然一個個像隻活蹦跳蝦！

親身經歷與事物的真相

即使這樣的敘述聽起來十分悲觀、甚至「可怕」，然而大致說來，「親身經歷」仍然不失為檢驗事實的最好憑據。尤其是當代藝術與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親身經歷」，可說是取得「真實性」的重要依據。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強調，治理台灣現代和當代藝術，最好是研究者曾經「參與其事」，其次要「躬逢其盛」。至少，一個認真的研究者，應當向上述曾經「參與其事或躬逢其盛」的人們，求教請益。如此他才能對所研究的事物，不致有知識太過淺薄，關係太過疏遠的弊病。曾經看到，有位作者把日本石川欽一郎描寫台灣風景的水彩畫，稱為「浪漫派」。這只因研究員年紀尚輕，成長於台灣環境急速惡化的時代，無法體會早期台灣還是「美麗寶島」時候的情形，才會誤以為石川的作品是浪漫情懷的美化。至於有人可以在某前輩畫家的一幅畫裡，用盡了所有「寫實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等專有名詞來形容它，則無非是喜好賣弄一知半解的術語所造成。

由於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社區或地域文化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展開。最近看了一些有關台北早期都會社區生活的研究，對於我這個超過半世紀的「台北人」而言，一方面固然興起了往日情懷，一方面卻也感到隔靴搔癢，有時甚至有「毫厘千里」之嘆。我從小在老台北大稻埕地區的電影街長大，最近看到一些年輕學者有關台北電影生活的研究，對於當年我們從小每天目睹，台北電影院黃牛猖獗，驚心動魄的買票／賣票場面，似乎毫無所悉，實在感到可惜。就台灣社會的學術研究而言，當然也是美中不足之處。

歷史研究史料的形成

所謂「參與其事」或「躬逢其盛」這樣的條件，如果研究對象是我們出生以前，「過去的歷史」，當然是無法要求的。這時，我們所仰賴的便完全是文物史料。但是我們必須切記，這些文物史料，也曾經是過去「當代」研究者的堆積。因此，如果我們對於當代的研究，文物史料的堆積，沒有抱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不久之後，錯誤的研究結果之累積，終將成為後代人所依據的「史料」，如此以訛傳訛，成為惡性循環。舉例而言，由於受到錯誤的論述之影響，現在有許多關心台灣當代美術的人，還一直誤以為，國內美術從所謂的「五月、東方」，一跳就跳到「鄉土寫實」。換言之，雖然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台灣現代美術運動，曾經如火如荼展開，然而卻被有心人標示了「空白的年代」！這種錯誤的知識，實際上比沒有知識還更加危險。

目前，政府或學術機構行政主管，為了表示對文化藝術的重視，最簡單的作法就是編列大量經費預算，將一些資訊電子媒體化，這當然是值得慶幸的。可是如果一個錯誤的知識或訊息，本來只是在少數人當中流通，現在卻透過大量錄製的CD ROM，遠距教學，甚至國際網絡，傳遞給成千上萬的，本來「純潔無知」的人們，其危害加劇。電腦多媒體是科技的重大成就，人文科學將它拿來作為傳播的利器，必須人人在知識的內容和品質上，更加嚴格「自我要求」！

外國文化背景的認識

例如，所謂「專家」，就是指，對特定問題比一般人知道更多事情的人。然而無可諱言的，我們也常常在閱讀專家的作品時，發現不少謬誤。例如，曾經看到外國中國畫學者，把「乳牛」解釋為「提供牛奶的牛」，而不知在中國古文裡，它的意思是「小牛」，正如同「乳豬」是「小豬」、「乳鴿」是「小鴿」的意思一樣（「鴿子」該不是哺乳動物吧）。拿當代美術評審來說，國外請來的專家，往往是被藝術家特殊地域風格或情調所吸引，但對於形式美感背後的文化意涵或象徵則不一定能夠體會。例如，他們也許看上我們

藝術家有關「辦桌」的裝置藝術形式，但是對於「辦桌」是什麼，它與台灣社會的惡質風氣（佔用車道、散播色情、擾亂安寧和提倡迷信等等問題）有什麼關係，則可能沒有認識（當然，如果那個藝術家碰巧是個「形式主義者」，那麼他對於這些問題，應該也不會關心了）。

同樣的道理，當我們從事西洋美術或文化史的教學，也必需針對國人所生疏的，過去歐美的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等文化背景，有比較深入的講解。

文化知識傳播的隱憂

在吸收和傳播外來知識的過程裡，我們可依照它們的難度，將它分成三個層次：先是理解、再來是篩選、最後是批判。「正確理解」雖然為報導外國藝術文化的第一基礎，其實真正做到還十分不簡單。其中，正確的語文知識尤其是起碼條件。過去國人只要一談到翻譯，則必引述近代學者嚴復名言，「翻譯之事，信達雅。」我個人則認為，「翻譯之道，信而已。」因為，詞「不達」意，根本不算翻譯。至於「雅」其實是「文筆風格」的問題，一個好的翻譯者不應該越俎代庖，更改原作者的文風。換言之，如果原作風格是以「粗野」為其特色，我們就沒有理由把它改為「文雅」的筆調，反之亦然。

最近隨意翻閱了學生購買的一本西洋美術史課外書籍，赫然看到這樣的句子：「希臘人稱他們自己為希臘人」，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個句子啊！但是我馬上想到，這一定是翻譯出了問題，而且原文很可能是英文。我相信這是由於翻譯的人，並不明白語源變化的緣故。此句原文可能是這樣的：The Greeks call themselves Hellas。這樣的句子，在英文裡是完全成立的。因為在英文裡面，這個句子使用了兩個不同的字來表示我們中文的「希臘」一詞：Hella 一字是本字；而 Greek 一字則是後來才有。事實上，中文「希臘」兩字並不是從 Greece 或 Greek 翻譯過來。現今歐美所通稱的 Greece 一字，是來自 grace，是「優雅」的意思。這是因為羅馬人認為希臘人很優雅故稱他們的國家為 Greece。中文的「希臘」兩字，其實是從它的原文 Hella 一字翻譯而來，而台語發音尤其貼切。一旦你正確地了解了這些語言的因果關係，就會知道，像這樣的英文句子，變成

中文是累贅而無意義的，應該是可以省略不用翻譯的。

語文之外，生活背景的了解在正確報導外國文化時，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普普藝術家奧登堡(Oldenburg)，有一件雕塑作品叫做 *Two Cheeseburgers with Everything*，將它譯為《兩個起司漢堡和所有東西》也許不算大錯，但是如果翻譯成《有所有配料的兩個起司漢堡》可能好些。問題是，這正如同小孩唸《國語日報》一樣，每一個字都會唸，但並不表示他也知道它們真正的意思。像奧登堡這件作品，如果在美國住久了，就會知道：原來像麥當勞、Burger King 等等的漢堡，不論你怎麼點，都是依固定配料、固定方式做好現成的。但是如溫娣(Wendy)這樣的店，它的漢堡是根據你所點的配料現做的。不過，由於愛吃速食的人們通常也懶得去一樣一樣點，所以當我們到溫娣店裡，最常聽見的還是點「通通要，每種配料都來一點兒」，這時，他們的英語就是說 *Cheeseburger with everything*。所以，有時候只有深入他們的生活才能真正瞭解他們的美術作品。

同樣的道理，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現代美術展覽 *Armory Show*，中文過去一向都翻譯為「武庫展覽」或「軍械庫展覽」。可是就從來沒有人去探究，「武庫」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我們知道炮彈、火藥是儲藏在「彈藥庫」裡，可是「武」這麼抽象的東西，到底是怎麼藏法？至於「軍械庫」一詞，雖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也沒有人去懷疑，為什麼「軍械庫」可以開畫展？關於這個問題，也只有當你深入瞭解美國文化，尤其是瞭解他們的軍事教育制度和他們如何訓練國民兵和預備軍官之後，才能真正明白什麼是所謂的 *Armory*，也才能對這個名詞做成正確的翻譯。因為，*Armory* 正是美國用來訓練國民兵和在大學上課的預備軍官的「室內教練場」。它裡面有辦公室，教室，有球場，也有田徑比賽場。有些大型的大學，還利用它來辦理學生註冊手續。所以它既可以訓練阿兵哥，可以舉行一般的田徑和球類比賽，當然也可以舉辦美術展覽會。

把握作者語氣和弦外之音

既然西洋文化歷史的介紹，一定無可避免地要依

賴外文的正確解讀。因此，一本優秀的歷史文學著作所包含的各種「文字手法」的運用，往往更加令勉強從事翻譯的人，感到難以捉摸。如何把握原著中的語氣？如何確定有沒有「弦外之音」？都需要相當的功力。最近看一部美國電影，劇中擔任警察的男主角，太太被人謀殺。他的同伴問他，太太是否是他所殺，主角很不耐煩地說，「對、對、對，是我殺的！」誰知，他這個伙伴，居然真正展開調查。結果卻被他們的主管大罵一頓，認為他是個大笨蛋，連朋友傷心的「語氣」都不會分辨。因此，即使使用自己本國母語，都不一定能把握微妙的語氣變化，何況是外國語文？

我們特別注意到，在當代的藝術批評裡面，有一些文筆很好的作者常常慣用一大堆「反諷」和「隱喻」。翻譯的人，稍微不慎，很可能就會錯意，誤導讀者。此外，由於資訊媒體的發達和商業系統的運作，你往往很難判斷，對於一個當代藝術家或作品的陳述，到底是超然的評語還是廣告吹噓。我們如果將它們拿來作為藝術文化教材，尤其需要睜大眼睛，小心謹慎，以免替人作免費宣傳。

例如，一九六二年，美國的一本很重要的美術雜誌 *Art News*，為了慶祝它創刊六十周年紀念，邀請當時藝術界的名人寫祝賀詞，我們看到了杜象(Marcel Duchamp)寫道，「恭賀你們充滿主義(isms)的六十年！」除非你對當代美國藝術的演變和杜象本人的藝術觀有相當的認識，你不會明白，原來這句話並不是「恭維」而是「諷刺」！又例如當批評家若森柏(Harold Rosenberg)說，「普普藝術的貢獻是在於藝術批評。」這樣的話，也是如表面那樣單純嗎？還是有其他的弦外之音？如果我們知道，若森柏另外有一段話說，「普普藝術的影響力主要是由於它是具象的；而具象的藝術是比較容易談論的」，我們就應該懷疑，他前面的話是什麼意思了。因為，若森柏是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代言人，對於「具象」的繪畫多少帶有成見，所以他上面有關普普藝術的推論其實是「貶抑」而非「贊揚」。因此，他所說的，「普普藝術的貢獻是在於藝術批評」，這樣的陳述是同時對普普藝術和普普藝術的批評家之諷刺也就很清楚了。諸如此類，都是閱讀外國藝術文化，所可能面臨的種種語文的陷阱，不能不小心謹慎，以免誤導讀者。

社會多元亂象的夢魘

早期台灣畫家留學外國，除了技法學習之外，較少作理論的鑽研，因而我們有些前輩畫家常說，「不會畫圖的人，才去學理論」。影響所及，過去台灣美術學理研究非常貧瘠。哪裡知道，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風氣一轉，大量的美術系學生留學國外，除了學習技法之外，還熱中理論之研究，並且不時自國外將新知轉向國內報導。無可諱言地，這其中，可以發現，未經分辨，照單全收或一知半解，囫圇吞棗的現象。再加上趕流行的心態，有些報導或知識的傳遞，往往隨風起舞，缺少篩選和批判的程序。

我們知道，有些有錢人聊天時，常常喜歡把「錢最沒用了，我最不喜歡錢」這樣的話，掛在嘴巴上。你可不要信以為真，跟著喊「錢最沒用了，我也最不喜歡錢」，恐怕三餐無以為繼啊！你也不要因為聽了一些經常大魚大肉的飯店豪客，說「醬菜蘿蔔乾是所有食物中之極品」，便天天醬菜蘿蔔乾，保證面有菜色。同理，文化進步國家，嚴格的文化歷史研究已經有長遠的傳統和成就。雖然目前有些標新立異，專門「耍嘴皮」的流行作家，倡導一些似是而非的「負面」論調，這並不會影響認真的歷史學者，繼續豐富他們的文化研究成果，更不可能危害他們已有的文化學術成就。台灣的現代和當代文化藝術研究，可說才剛剛起步，如果也跟著人家的流行理論，聞歌起舞，一知半解，標新立異，「耍嘴皮」，推銷似是而非的論調，到時候，恐怕一切化為烏有。因為，畢竟我們的現代文化藝術研究，根基太過淺薄，有心人還是要嚴防這種歪風的破壞！

這種由於缺乏深厚的歷史淵源，膚淺的移植之危害，近十餘年來，在所謂「台灣式民主」的亂象裡面，可說表露無遺。因為，在所有健全民主政治的理性認知和生活行為規範等等優良的傳統，都十分貧瘠、甚至缺乏的狀況下，我們台灣依樣畫葫蘆，學到的只是民主的皮相，實際上是荒腔走板，「造勢比賽」的「選舉活動」罷了！流行學說的「引進」，何嘗沒有類似的負面現象和不良影響。

過去曾經和幾位外國學者聊天，他們多異口同聲地說，台灣生活的「亂動」（倒不是「動亂」）景象，可能是全世界最「後現代」的國家吧！？最近，兒童醫學有不少關於「過動兒」的報導。如果我們把台灣

社會的現象擬人化，也許就是「過動兒」的癥候吧？嚴格地說，台灣的文化進展過程，並沒有完全走過「現代」的階段，我們的「後現代」狀況，特別是「後現代」論述，多少也如台灣俗語所說，不過是「看人食米粉，喊『燒』」！我們目前的社會多元現象，據我個人的觀察，倒不如說是「因為消化不良，所打的一個『五味雜陳』的嗝」罷了！

不久前，與法國某一現代美術館前館長，站在台北圓山飯店門口聊天。我們一起在那兒眺望著中山北路和基隆河上，層層疊疊的高架橋和交錯的快速道路，熙熙攘攘的車水馬龍。還有頭上那灰朦朦的台北天空，隨時起落頻繁的國內飛航班機。這種複雜的多次元，時空交錯視覺景象，讓他若有所思，並且慨嘆地說，「台灣如此的進步，這還是歐洲人沒有到達的夢啊！」然而，如同上述，我們絕對不可因此沾沾自喜，引以為傲，自認為比歐洲人進步、厲害。因為從他的語氣當中，我似乎可以感受到多少有一種「弦外之音」，「幸好，我們（歐洲）沒有這樣的惡夢」吧？



（附記：本文原為「1999年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專題演講稿全文，經主辦單位省文化處及作者本人之同意刊載。）